

交大給我過去與未來的榮耀

——「交大」對我而言，是個「過去」的榮耀，是個帶我進門的師父，不論在專業上或生活態度上；但是我最感謝交大的，是它曾經給了我自信與肯定，讓我現在也能有機會把這些無價的財富給予一些年輕人。——

文● 大葉大學教授／吳泰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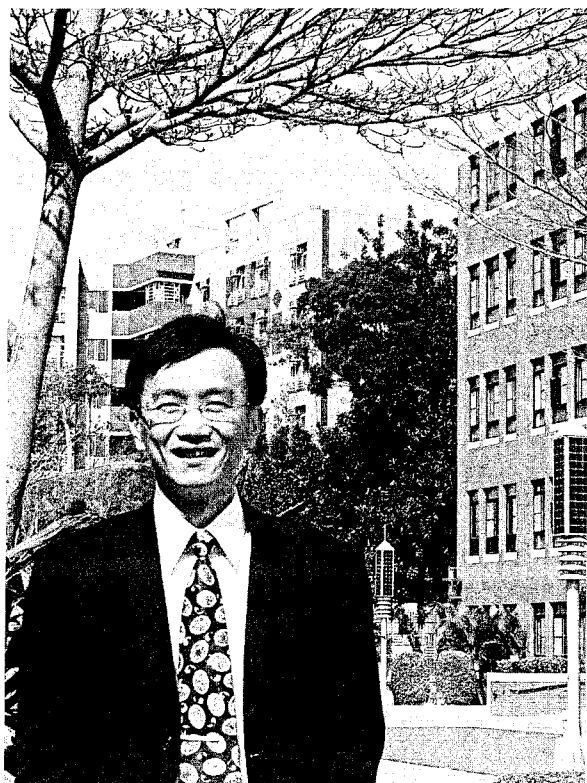
「爲何選擇交大？」我的學生也曾問過我這個問題。

在二十幾年前，是先填完志願才參加大學聯考的，因此每個人大概都是填了好多志願，等放榜後分數一比對，就知道自己考上了哪個學校，我也不例外。印象中我填了八十幾個志願，由於自己覺得「物理」不太喜歡我，所以舉凡跟電子、電機、物理、機械的科系都不在我的志願卡上，這樣的情形下，還能進入交大，真的就是「緣份」了。

由於數學、英語表現還算不錯，運管系的課程，應付起來不是太大的問題，課業並未成爲大學生活裡的壓力，所以，社團生活、規律的運動習慣，成爲在交大有點無聊的學生生活中，最大的慰藉。大一時候，每天下了課就抱著厚厚的教科書往圖書館裡窩、泡計算機中心，我試圖當一個有好成績的「好學生」。

不過更老實的事實是除了熱心的學長開班教我們跳舞、當時的校長郭南宏校長「家花及野花」的茶餘飯後話題外，校園內好像沒啥吸引人的事情及活動。相較之下，看點書好像還稍微有點意義。一年級結束時，令我不滿意的學業成績讓我覺得大學生活既沒成就感，又無趣。

大一下學期後半段開始加入「幼幼社」那段日子，是我大學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時光。「幼幼社」曾經是交大最風光的社團，多次代表交大參加全國性社團比賽，並捧回多項大獎。





在「幼幼社」裡，有許多年輕、充滿理想、希望用熱情來改變這個社會的交大人。在別人挑燈夜戰爲了自己的考試成績、週末假日與家人歡樂相聚時，他們聚在中正堂二樓的社辦，檢討上一個活動，規劃下一個活動。奇怪的是，他們還都是各系各班書卷獎的得主！實際上這一點都不奇怪，不是嗎？因爲他們比班上同學更會管理時間，進行更有效率的學習。



全家福，作者提供

那段日子裡，有許多的機會，社團的伙伴們在社辦、在中正堂交誼廳、在溪頭的星空下彼此討論心得、批判觀察、訴說著理想：個人未來的理想、對社會的期許、對小朋友輔導的心得交換。有許多的學長姐、同學那種投入社團的心力讓我自嘆弗如，當然也對他們永不熄滅的熱情加以讚嘆。或許離開交大後，與這些伙伴們不曾、也不會再見面（天知道），但在那一段年輕歲月中，這般的經驗及回憶，對我而言雖然談不上輕狂，卻也夠了。

因爲交通的不方便，班上同學很多活動是在一起的，所以同班同學的情誼，是超過其他學校的。上課、上機、打球、寢室聯誼、偷偷參加舞會、冷冷的聖誕夜在寢室內吃滷味配小酒，這些生活雖然談不上精彩，但卻令我們回味再三。在畢業這麼多年、經歷過許多人生的高低潮後，現在真的覺得在交大練功的四年，是最單純，最快樂跟令人滿足的日子。

畢業後有許多機會與台、清、交、成四個大學的畢業生在一起，我總覺得交大的畢業生在「團隊」的認知及精神表現上，較其他三校明顯。於是我不禁自忖，是哪一個課程，還是哪一項學校的政策造就這樣的結果呢？會不會是我們那個時代，一直還是和尚學校，男女生人數不成比例，這些哥兒們只好成群結隊唸書、出遊、寢室聯誼。不知不覺中養成了、習慣了「團隊」的感覺及精神？別的學校早就一對一對各自帶開了！

貼上了「交大」的標籤，是一種榮耀，卻也是一種壓力。榮耀是我以身爲交大人爲榮；壓力則是必須時時提醒自己的各方面表現，不能有辱交大，只能爲交大加分，不能減分。

大學畢業後在新竹關東橋的砲指部服役，擔任砲兵營後勤官。初報到時，從營長到同仁、部屬會說：「喔！你是交大畢業的。」所以我知道往後這一段期間，人家會期望看到「交大級」的表現，不能漏氣。在學校學的課程、知識，或許沒能用上，但是應用系統化的思維及解決問題的邏輯讓我在服役期間多次獲得各級長官的肯定。我也愈來愈清楚如何擔任長官得力的幕僚，當然在那時候，我絕對不會料到那樣的幕僚經驗及體認，竟會在十幾年後，在學校擔任主任秘書時多少有些加分的效果。

規律的運動習慣，也是在交大養成的。因為實在離新竹市區太遠，每到下午四點以後，我們選擇留在學校，以球會友。班上同學很快地形成一群運動同好。當然還是以主流運動——籃球為主。一直到現在，我仍不定時地在學校與學生們打打半場，虛榮地展現外線的準投。不過除了籃球這項運動外，排球在我的「運動生涯」裏，倒是扮演著灰姑娘的角色。

在大二以前，我從未曾打過排球，因為隔著一個網子，它明顯不若籃球來得刺激。個子不高的我可以靠外線的準度來獲得進球的快感，那排球呢？一直到大二那一年，我選了一年的排球課。

只有一年，這一年的練習讓我大三開始便在班隊成員名單中。1989年到美國唸書後，在1990年學校的國際學生奧林匹克運動會中，我們代表台灣留學生經過一場一場的挺進，最後拿到冠軍，在球隊中我擔任舉球員。

所以，「誰是我在交大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我要對不起運管系的各位師長們了。答案是那個時候體育室的林文忠老師。一星期兩節體育課，只有兩節！林老師一步一步地從基本功教起，一年的課程下來，當然再加上課後自己的練習與比賽，排球與籃球成爲我迄今仍然非常熱愛的運動。

「交大」對我而言，是個「過去」的榮耀，是個帶我進門的師父，不論在專業上或生活態度上；但是我最感謝交大的，是它曾經給了我自信與肯定，讓我現在也能有機會把這些無價的財富給予一些年輕人。人生就是這般地充滿無法預知的驚奇！進入交大時，絕對沒料想到未來會走上教職這條路，讓我能夠把交大的有形知識、無形精神再傳承給另一批年輕人。只要他們每個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還能記住他們有一位交大畢業的老師，交大的精神就如此地散播開來了。∞

吳泰熙學長小檔案：

學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交通大學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76級

現職：大葉大學工業工程系教授

經歷：大葉大學主任秘書(2002-2005) / 大葉大學工業工程系主任、所長(2001-2002)
大葉大學工業工程系副教授 / 大葉大學第二部主任(1999-2001)